

老 蟾 道

德

仙 真

子 解 經

集

解 老 解





道
德
真
經
集
解

趙秉文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老子解（及其他二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

金 趙秉文撰

道可道章第一

道可道，非常道。

莫非道也。而可道者不可常。今夫仁義禮智。此道之可道者。不可道。仁不可以爲義。禮不可以爲智。可道則不可常。不可道則能常。然後在仁爲仁。在義爲義。在禮爲禮。在智爲智。可道不常而道不變。不可道之能常如此。

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道不可道。而況可得而名之乎。凡名皆其可道者也。名既立。則方圓曲直之不同。不可常矣。嚴遵君平曰。有名非道也。無名非道也。有爲非道也。無爲非道也。無名而無所不名。無爲而無所不爲。無名。天地之始。有名。萬物之母。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有欲以觀其徼。

自其無名。形而爲天地。天地位而名始立。播而爲萬物。萬物道而名不勝用。所以無名者。道之體。而有名者。道之用也。聖人體道以爲天下用。入於衆有而常無。將以觀其妙也。體其至無而常有。將以觀其徼也。若夫行於其徼而不知其妙。粗而不神矣。流於其妙而不知其徼。精而不通矣。司馬君實曰。名天

地之始曰無。名萬物之母曰有。王雱曰：有無同體。始母之言亦筌蹄也。王弼以爲有欲以觀其微，苟爲有欲矣，則將沈溺轉徙於□□物又何微之能觀乎？未有天地，孰得而名之哉？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然後萬物生焉。故有名萬物之母。莊子云：老氏建以常無，有不立一物。茲謂常無不廢一物。茲謂常有常無在理，其上不儼，天下之至精也。故觀其妙，常有在事，其下不昧，天下之至變也。故觀其微，弃有則著空，徇末則忘本，是以大智並觀焉。

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

以形而言，有無則信兩矣。安知無運而爲有，有復而爲無，未嘗不一哉。其名雖異，其本則一。知本之一也，則玄矣。凡遠而無所至極者，其色必玄。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。太平光師曰：有對則名。

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

玄玄則極矣。然猶有知玄之心在焉。玄之又玄則盡矣。不可以有加矣。衆妙之門所從出也。光曰：忘玄之玄，則曰玄玄。趙秉文曰：此章明重玄之極致。非但可道非道，不可道亦非道。莊子云：語默皆不足以盡道。非但道常無名，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。無名者，道之似也。常無者，佛氏所謂真空也。常有者，佛氏所謂妙有也。有無皆不足以盡道。故又寄之重玄。政和曰：玄者天之色，色之所色者彰矣。而色者未嘗顯。玄之又玄，所謂色色者也。玄妙之理，萬物俱有。天之所以運，地之所以處，人之所以靈，百物之所以昌，皆妙也。而皆出於玄。故曰衆妙之門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

天下以形名而言美惡，其所謂美且善者，豈信美且善哉？彼不知有無難易，長短高下，音聲前後之相奪，皆非其正也。方且自以爲長，而有長於我者，臨之，斯則短矣。方且自以爲前，而有前於我者，先之，斯則後矣。苟從其所美而信之，則失之遠矣。肇曰：有無相生，其猶高必有下，然則有無雖殊，俱未免於有也。此乃言象之所以形，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。光曰：此六對者，物之所以不齊，唯喪偶者能同之。政和曰：道無異相，孰爲美否？性本一致，孰爲善否？有美也，惡爲之對，故曰：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。有善也，不善爲之對，故曰：天下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。太易未判，萬象同體，兩儀既生，物物爲對，此六對者，羣變所交，百慮所生，殊塗所起，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。

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

當事而爲，無爲之之心者，當教而言，無言之之意者，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，離於先後之數，非美非惡，非善非不善，而天下何足以知之？呂惠卿曰：聖人終日爲而未嘗爲，終日言而未嘗言。

萬物作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

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，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，至於功成，亦未嘗以自居也。此則無爲不言。

之教。其爲美且善也。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。
夫唯不居。是以不去。

聖人居其貧賤。無貧賤之憂。居其富貴。無富貴之累。此所謂不居也。我且不居。彼尙何從而去哉。此則居之至也。政和曰。萬物並作。隨感而應。無所辭也。自形自化。自生自色。孰有之哉。趙曰。有對待無爲。有真無爲。有對待無言。有真無言。有爲無爲。有言無言。對待也。與有無高下何異。若夫真無爲。無言。喪偶絕待者也。

不尙賢章第三

不尙賢。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使民不爲盜。不見可欲。使民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。虛其心。實其腹。弱其志。強其骨。

尙賢。則民恥於不若。而至於爭。貴難得之貨。則民病於無有。而至於盜。見可欲。則民患於不得。而至於亂。雖然。天下知三者之爲患。而欲舉而廢之。則惑矣。聖人則不然。未嘗不用賢也。獨不尙賢耳。未嘗棄難得之貨也。獨不貴之耳。未嘗去可欲也。獨不見之耳。夫是以賢者用。而民不爭。難得之貨。可欲之事。畢効於前。而盜賊禍亂不起。是不亦虛其心。而不害腹之實。弱其志。而不害骨之強也哉。今將舉賢。而尙之。寶貨。而貴之。銜可欲。而示之。則是心與腹皆實也。若舉而廢之。是志與骨皆弱也。心與腹皆實。則民無不爭。志與骨皆弱。則事無以立矣。趙曰。虛心實腹。則上不尙不貴不見。使民無知無欲。是也。或云

虛心養道。雖於義無害。非此章本指。
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。

聖人之治。務使民得其性命而已。多知以殘性命之分。多欲以傷性命之情。名曰治之。亂孰甚焉。故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不以妄者銜之。則民不知所慕。淡乎其無所欲。雖有知者無所用巧矣。趙曰。知無所慕。不敢爲也。政和曰。辯者不敢聘其善。勇者不敢奮其伎。能者不敢矜其材。智者不敢施其察。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。
爲無爲。則無不治矣。

卽用三者之自然。而不尙不貴不見。所謂爲無爲也。政和曰。聖人之治。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。爲出於無爲而已。物有作也。順之以觀其復。物有生也。因之以致其成。豈有不治者哉。

道冲章第四

道冲而用之。或似不盈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夫道冲然至無耳。然以之適衆有。雖天地之大。山河之廣。無所不徧。以其無形。故似不盈者。淵兮深渺。吾知其爲萬物宗也。而不敢正言之。故曰似萬物之宗。

挫其銳。解其忿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湛兮似或存。

人莫不有道也。而聖人能全之。挫其銳。恐其流於妄也。解其忿。恐其與物構也。不流於妄。不構於物。外

患已去而光生焉。又從而和之。恐其與物異也。光至潔也。塵至雜也。雖塵無所不同。恐其棄萬物也。如是而後全。則湛然其常存。雖存而人莫之識。故曰似或存耳。開元曰。道無不在。在光在塵。皆與爲一。光塵耳。而妙本非光塵也。王弼曰。存而不有。沒而不無。有無莫測。故曰似存。政和曰。銳則傷。紛則難。挫其銳則不爭。解其紛則不亂。和其光。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。同其塵。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。泰定之中。天光自照。恬然若忘而存。

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。

道雖常存。終莫得而名。然亦不可謂無也。故曰。此豈帝之先耶。帝先矣。而又先於帝。則莫或先之者矣。趙曰。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。和光同塵。下知者不言。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。亦非與俗雷同也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爲芻狗。聖人不仁。以百姓爲芻狗。

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。故萬物之自生自死。死非吾虐之。生非吾仁之也。譬如結芻爲狗。設之於祭祀。盡飾以奉之。夫豈愛之。時適然也。既事而棄之。行者踐之。夫豈惡之。亦時適然也。聖人之於民亦然。特無以害之。則民全其性。死生得喪。吾無與焉。雖未嘗仁之。而仁亦大矣。政和曰。恩生於害。害生於恩。以仁爲恩。害則隨至。天地之於萬物。聖人之於百姓。輔其自然。無愛利之心焉。仁無得而名。爲芻爲狗。祭祀所用。適則用之。過則棄之。彼萬物之自生。百姓之自治。曾何容心焉。

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。動而愈出。

物之而疑有橐籥也。方其一動。氣之所及。無不靡也。不知者以爲機巧極矣。然橐籥則何爲哉。蓋亦虛而不屈。是以動而愈出耳。天地之間。其所以生殺萬物。彫刻衆形者。亦若是而已矣。政和曰。橐籥虛而能受。受而能應。故應而不窮。有實其中。則觸處皆礙。

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

見其動而愈出。不知其爲虛中之報也。故告之以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之不窮也。陸曰。萬物資天地而生。天地無取於萬物也。百姓仰聖人而治。聖人無假於百姓也。猶芻狗因神明而成。神明無用於芻狗也。夫唯無用。則無私。無私則無恩。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。聖人不仁而大仁成。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。萬物不謝生於天地。何以知其然哉。吾觀天地之間。猶橐籥之無心也。橐籥無心。故其聲不屈。其氣愈出。天地無心。故生成而不息。聖人無心。故爲治而不至於多言。多言而無實。則動而數窮矣。未若無爲無言。乃守中之術也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。是謂玄牝。

谷至虛而猶有形。谷神則虛而無形也。虛而無形。尙無有生。安有死耶。謂之谷神。言其德也。謂之玄牝。言功也。牝生萬物。而謂之玄焉。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。孫思邈曰。谷神。虛而靈者也。政和曰。

有形則有盛衰。有數則有成壞。形數具而生死分。物之理也。谷應羣動而常虛。神妙萬物而常寂。異常之中。與道爲一。不麗於形。不墮於數。生生而不窮。故云不死。谷神以況至道之常。玄牝以明造物之妙。玄牝之門。是謂天地根。

玄牝之門。言萬物自是出也。天地根。言天地自是生也。

綿綿若存。用之不勤。

綿綿。微而不絕也。若存。存而不可見也。能如是。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。王弼曰。欲言存耶。不見其形。欲言亡耶。萬物以生。故綿綿若存。無物不成。而用不勞。故曰不勤。趙曰。此章言道無爲無形。生天生地。自古以固存。河公以玄牝爲口鼻。養生者尙之。何其小哉。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。

天地雖大。未離於形數。則其長久。蓋有量矣。然老子言長久極於天地。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。若夫長久之至。則所謂天地根者是也。

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。以其不自生。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。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耶。故能成其私。

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。立於萬物之外。故能長生。聖人後其身而先人。外其身而利人。處衆人之表。故

能先且存。如使天地與物競生。而聖人與人爭得。則天地亦一物耳。聖人亦一人耳。何以大過之哉。雖彼其無私。非以求成私也。而私以之成。道則固然耳。巨濟曰。聖人與天地同。則後身外身如天地之不自生。身先身存如天地之能長生。後身則人下之。故身先。外身則人保之。故身存。政和曰。自營爲私。未有能成其私者也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處衆人之所惡。故幾於道。

易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又曰。天一生水。蓋道運而爲善。猶氣運而爲水也。故曰。上善若水。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。故其理同道。無所不在。無所不利。而水亦然。然而既已麗於形。則於道有間矣。故曰。幾於道矣。然而可名之善。未有若此者也。故曰。上善。

居善地。心善淵。與善仁。言善信。政善治。事善能。動善時。

避高趨下。未嘗有所逆。善地也。空虛靜默。深不可測。善淵也。利澤萬物。施而不求報。善仁也。規必旋。方必折。塞必止。決必流。善信也。洗滌羣穢。平側高下。善治也。遇物賦形。不留於一。善能也。冬凝春泮。涸溢不失節。善時也。

夫唯不爭。故無尤。

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。以其爭也。水唯不爭。七善而無尤。

持而益之章第九

持而益之。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。不可長保。

知盈之必溢。而以持固之。不若不盈之安也。知銳之必折。而以揣先之。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。若夫聖人有而不有。尙安有益。循理而後行。尙安有銳。無益則無所用持。無銳則無所用揣矣。政和曰。持以防溢而益之。則重溢也。故勢必傾危。如欲勿溢。則莫如勿益也。揣所以慮失。而銳之則重失也。如欲勿失。則莫如勿銳也。

金玉滿堂。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。自遺其咎。功成名遂身退。天之道。

日中則移。月滿則虧。四時之運。功成者去。天地尙然。而況於人乎。政和曰。寶金玉者。累於物。累於物者。能勿失乎。故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。則害於德。害於德者。能免於患乎。故自遺其咎。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。抱一能無離乎。

魄之所以異於魂者。魄爲物。魂爲神也。易曰。精氣爲物。遊魂爲變。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魄爲物。故雜而止。魂爲神。故一而變。謂之營魄者。言其止也。蓋道無所不在。其於人爲性。而性之妙爲神。言其純而未雜。則謂之一。言其聚而未散。則謂之樸。其歸皆道也。各從其實言之耳。聖人性定而神凝。不爲物遷。雖以魄爲舍。而神所欲行。魄無不從。則神常載魄矣。衆人以物役性。神昏而不治。則神聽於魄。耳目困於

聲色口鼻勞於臭味。魄所欲行而神從之。則魄常抱神矣。故教之以抱神載魄。使兩者不相離。此固聖人所以脩身之要。至于古之真人。深根固蒂。長生久視之道。亦猶是也。陸曰。載。夫也。發語之端也。政和曰。魄。陰也。麗于體而有所止。故老氏於魄言營魂。陽也。託於氣而無不之。故易於魂言遊。聖人以神御形。以魂制魄。故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。天一生水。於物爲精。地二生火。於物爲神。精神生於道。形本生於精。守而勿失。與神爲一。則精與神合而不雜。以精集神。以神使形。以形存神。精全而不虧。神用而不與。形生而不敵。如日月之麗乎天。如草木之麗乎土。未嘗離也。

專氣致柔。能如嬰兒乎。

神不治則氣亂。強者好鬪。弱者善畏。不自知也。神治則氣不妄作。喜怒各以其類。是之謂專氣。神虛之至也。氣質之始也。虛之極爲柔。實之極爲剛。純性而亡氣。是之謂致柔。嬰兒不知好惡。是以性全。性全而氣微。氣微而體柔。專氣致柔。能如嬰兒極矣。政和曰。靜而不離。謂之專。和而不暴。謂之柔。嬰兒居不知其所爲。行不知其所之。不藏是非美惡。故氣專而致柔。孟子曰。蹶者。趨者是氣也。而反動其心。心不能以專氣。則氣有蹶趨之不正。而心至於動。動則不可繫。聖人虛己以遊世。心無使氣之強。則其靜而不雜。和而不暴。與嬰兒何擇。故曰。能如嬰兒乎。

滌除玄覽。能無疵乎。

聖人外不爲魄所載。內不爲氣所使。則其滌除塵垢盡矣。於是其神廓然玄覽。萬物知其皆出於性。等

觀靜穢而無所瑕疵矣。滌除萬行而不有。玄覽妙理而默識。

愛民治國能無爲乎。

既以治身。又推其餘。以及人。雖至於愛民治國。一以無心遇之。苟其有心。則愛民者適足以害之。治國者適足以亂之也。

天門開闔。能爲雌乎。

天門者。治亂廢興所從出也。既以身任天下者。其開闔變會之間。衆人貴得而患失。則先事而微福。聖人循理而知天命。則待唱而後和。易曰。先天而天弗違。非先天也。後天而奉天時。非後天也。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。不然。先天者必早。後天者必暮。皆失之矣。故所謂能爲雌乎者。亦不失時而已。政和曰。知其雄。守其雌。爲天下谿。

明白四達。能無知乎。

內以治身。外以治國。至於臨變。莫不有道。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。明白四達。心也。是心無所不知。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。夫心一而已。苟又有能知之心者。則是二也。自一而二。蔽之所自生。愚之所自始也。今夫鏡之於物。來而應之。則已矣。又安得知應物者乎。本則無有。以意加之。此妄之源也。政和曰。聰明聖智。守之以愚。

生之畜之。生而不有。爲而不恃。長而不宰。是謂玄德。

其道足以生畜萬物。又能不有不恃不宰。雖有大德。物莫知也。故曰玄德。王雱曰。此篇自爲士以至於體神入聖。修身之序盡矣。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。當其無。有車之用。埏埴以爲器。當其無。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爲室。當其無。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爲利。無之以爲用。

謁知盡物以爲器。而器之用。常在其無有中。非有則無。無以致其用。非無則有。有以施其利。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。常有以觀其微。知此兩者之爲一而不可分。則至矣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聾。五味令人口爽。

視色聽音嘗味。其本皆出於性。而未有物也。至矣。及其目緣五色。耳緣五音。口緣五味。奪其所緣而忘其本。則雖見而實盲。雖聞而實聾。雖嘗而實爽也。羅什曰。不知卽色之空。與聲相空。與聾盲何異。此文解按。羅疏引羅什等曰。但聞嘈嘈在耳。乃曰不聾。不知聲相即空。與聲何異。又五色令人目盲。句下注云。雖見異空之色。乃曰非盲。不睹卽色之空。與盲何別。雖不云羅什。而語氣相偶。決出一人。趙解當亦梁括羅注并入一節。然必有譌脫。

馳騁田獵。令人心發狂。難得之貨。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。故去彼取此。

聖人視色聽音嘗味。皆與人同。至於馳騁田獵。未嘗不爲。而難得之貨。未嘗不用也。然人著以爲病。而